

前
汉
书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漢書三十三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

魏

文穎曰魏大梁也

爲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

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迺見

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迺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

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爲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

師古曰反謂回還也

王迺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

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

章邯

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

師古曰與章邯爲誓而約降

約降定咎

自殺

師古曰但欲全其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爲魏王

師古曰項羽立之

豹引精

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

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

迺徙豹於河東都平

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已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

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

師古曰親謂母也

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

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至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

隙

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

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

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已

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

國之王難與其守遂殺豹

師古曰反國言其背叛也

田儋狄人也

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

故齊王田氏之族也

師古曰亦六國時齊也

儋從弟榮

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

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已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

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爲字作僞非也陽卽僞耳不當重言之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

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已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爲王榮相之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旣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閒已市於齊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

應劭曰蝮一名虺蠱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已爲蝮卽

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

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呂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

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蝮音火各反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

螫音式亦反虺音許偉反擘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瓚說是也何故不殺且

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齧也齟齬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

齟音蠅齬音紇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敗而殺之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

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卽

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齊將田都從其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

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

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已負項梁不肯助漢攻秦故不

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

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已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

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

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

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

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

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

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

漢戰相距榮陽呂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

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

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軍歷下呂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

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且

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

廣相橫呂酈生爲賣已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

縣

守相田光走城陽

師古曰守相者言為相而專主居守之事

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

且救齊

師古曰且音子閭反

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

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

嬰敗橫軍於贏下

晉灼曰泰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

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

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

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

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師古曰吸音許及反

遂平齊地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

餘人入海居鳴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鳴師古曰音丁老反

高帝聞之曰橫兄弟本定齊齊

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

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

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鳴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

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迺復使使持節具

告曰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

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

不來且發兵

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至戶鄉廢置

師古曰戶鄉在偃師

城西臣瓚曰案廢置謂置馬曰傳驛者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

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曰賤為本高曰下為基是曰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今漢王

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

與其弟併肩而事主

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

媿於心乎且陛下所曰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

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尙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曰起布衣兄弟三人

更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

曰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

曰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

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

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

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成君為

韓王欲已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

師古曰犇古奔字

沛公引兵擊

陽城使張良已韓司徒徇韓地得信已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

沛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

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蠡東鄉可已爭天下

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

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一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蠡與鋒同鄉讀曰嚮

漢王還定

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

國韓王成已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

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

是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

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

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

擊韓王昌昌降漢迺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

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楚之後復得歸漢漢復已為韓王

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師古曰剖分也為合符而分之六年春上已

為信壯武北近鞏師古曰鞏卽今鞏縣南迫宛葉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東有淮

陽皆天下勁兵處也迺更已太原郡為韓國徙信已備胡都晉陽

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

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

之疑信數聞使有二心師古曰聞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

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齎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齎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已

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已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已安存

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已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

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曼臣王黃

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

立趙苗裔趙利爲王

師古曰六國時

趙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

騎與王黃等屯廣武已南至晉陽

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

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

追至于離石復破之

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

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

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

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

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

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

匈奴騎圍上上迺使人厚遺閼氏

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

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

兵

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

師古曰傳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者言禦敵也鄉讀曰嚮

徐行

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爲匈奴將

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

合

師古曰代郡之縣

漢使柴將軍擊之

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

遺信書曰陛

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大王

所知今王已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

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

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已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

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

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

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已償於吳世也

蘇林曰償音奮孟康曰償猶斃也言子胥得罪

於夫差而不知去所已斃於世也師古曰償謂僵仆而倒也音方問反

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資蠻夷

師古曰資音吐得反

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

勢不可耳遂戰

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

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封

頽當爲弓高侯

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

嬰爲襄城侯

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

吳楚反時弓高侯功

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已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媽

鄭氏

曰音陽陵之陽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偃

貴幸名顯當世媽弟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已校尉擊匈奴封龍

頽侯

師古曰字或作雒

後坐酎金失侯復已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

按道侯

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雒侯後爲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迺云龍頽侯名說按道侯名說列爲一人與此不同疑表誤

太

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宫爲太

子所殺

師古曰掘音其勿反

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

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爲之論坐伏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爲巫蠱見誅皆爲冤枉故上曰毋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已掘蠱爲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

閔今興雖已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勿論之所已追寵說也

迺復封興弟增爲龍頽侯增少爲郎諸曹

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

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

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增

世貴幼爲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呂溫顏遜辭承
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
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領侯薨
子持弓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周室旣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

師古曰耗滅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到反

而炎黃唐虞

之苗裔尙猶頗有存者

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

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

矣

師古曰烈業也

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儵兄弟爲舊國之後

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虐韓氏

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列臣贊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

代世爲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邛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
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曰爲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

漢書三十三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

爲商賈師古曰行賈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已葬廼行營高燥地令

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

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廼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曰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

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

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衆辱於衆中辱之跨下

兩股之間也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曰爲怯及項梁

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泥在旌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

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已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

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

斬師古曰疇類也

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

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

師古曰釋放也置也

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

王曰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師古曰度量也音大各反

上不我用即亡何聞

信亡不及已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

師古曰若汝也

何曰臣非

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

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

師古曰為國家

之奇士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張晏曰無事用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顧王策安決

師古曰顧思念也

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